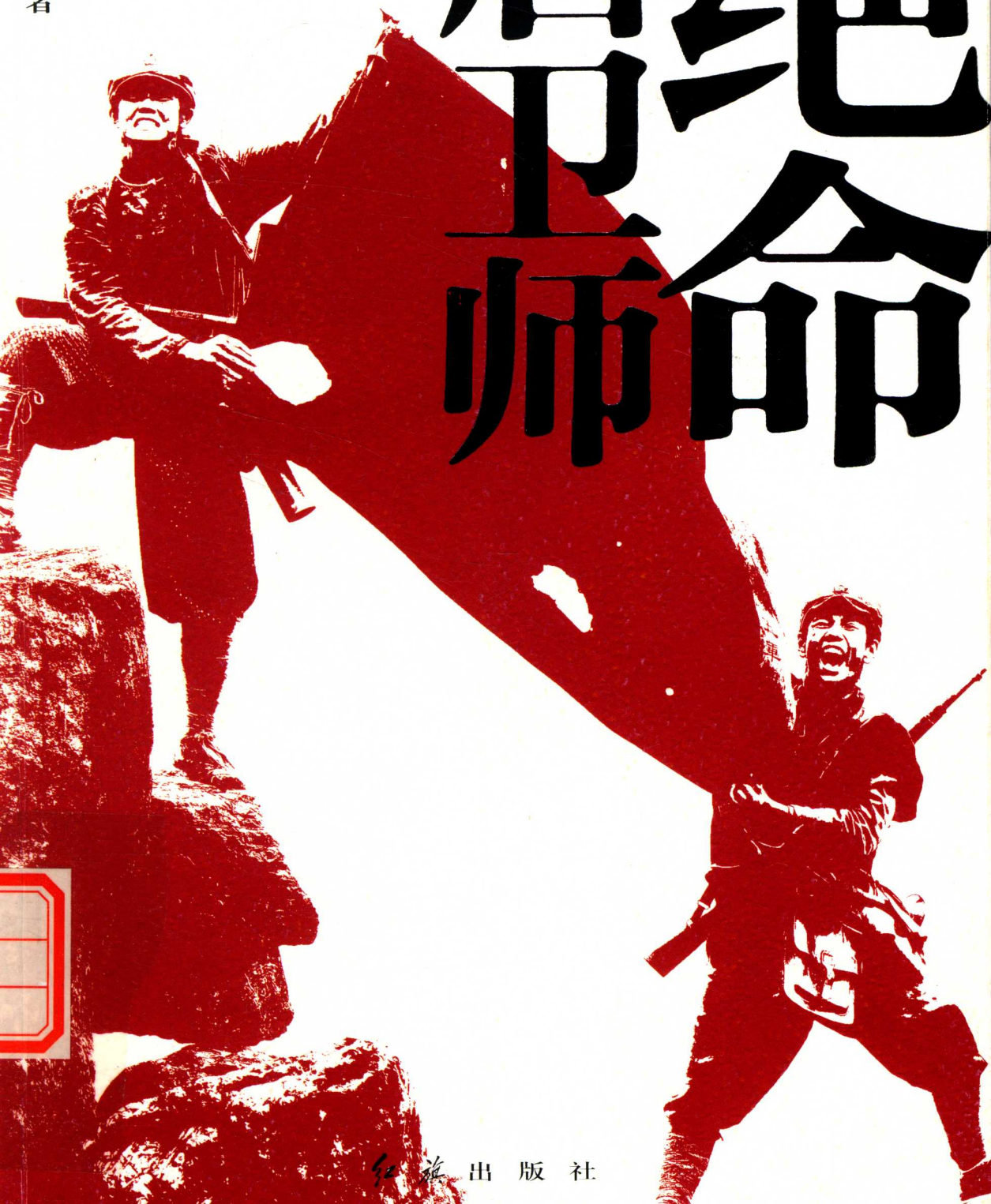


钱林森 著

绝命后卫师



红旗出版社

绝命后卫师

钱林森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命后卫师/钱林森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051-3947-3
I.①绝… II.①钱…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1352号

书 名 绝命后卫师
作 者 钱林森

出品人	高海浩	特别策划	中共龙岩市委 龙岩市人民政府
总 监 制	蒋国兴	总 顾 问	袁锦贵 李德金
总 策 划	李仁国 徐 澜	特约审稿	傅柒生 陈晓嘉 杨念迅
责任编辑	丁 鋈	封面设计	观上堂_未氓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方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18号 邮编100023
(南方中心)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邮编310039
编 辑 部 0571-85310806 发 行 部 (北京)010-57270296
(杭州)0571-85311330

E-mail rucdj@163.com
欢迎项目合作 项目电话 (北京)010-57274627
(杭州)0571-85310806

图文排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广育多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字 数	364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6年10月浙江第1版	2016年10月浙江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1-3947-3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闽西儿女用生命和鲜血投了中国共产党的赞成票

序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我作为电视连续剧《绝命后卫师》的总策划，有幸偕同钱林森先生到红34师组建诞生的闽西北地区采风，从而我们因剧结缘。

我是老红军的后代，也是烈士后人，又是土生土长的闽西人。多年来，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平台和媒介，把闽西革命英烈当年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义无反顾走上战场的悲壮事迹真实再现，以告慰英烈、激励后人。

十分庆幸的是遇上了钱林森先生，他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爱党爱国爱人民、激情澎湃、才华横溢的剧作家。我们先后到了龙岩、上杭、长汀、宁化等地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客家祖地博物馆，访问民众，收集资料。一路上，他对那些珍藏在博物馆锈迹斑斑的梭镖、大刀、鸟铳；对那些纸质泛黄、字迹模糊的历史文件、证件、印模；对那些诸如“丘老丸子”、“赖老石头”等异常质朴的英烈姓名；对那些民间口口相传的革命故事、人物花絮，深究细问、驻足沉思。瞬间，一段段鲜活感人的激情故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脱口而出，连比带划地演绎。我们相约，不仅要把它拍成电视剧，还要写

成小说，让更多的人能铭记革命历史，传承革命传统，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去添砖加瓦。

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的电视剧《绝命后卫师》，以及同名小说聚焦红 34 师，聚焦闽西英烈，聚焦长征总后卫，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用革命英烈的真名实姓，运用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填补了长征史料中的一段空白，奉献了催人奋进的精神食粮。

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革命英烈安息吧，未竟事业后继有人！
是为序。

袁锦贵

2016 年 10 月 13 日于北京

（袁锦贵，福建上杭人。历任福建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长，中共南平市委副书记，中共莆田市委书记，福建省人大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序

铁血柔情 浩气长歌

长征，不仅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壮举；长征精神，已然升华为中华民族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的民族精神。

我家乡福建闽西的一支红军部队——红34师，即在长征路上演绎过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大戏。

闽西辖八县：长汀、上杭、永定、连城、武平、宁化、清流、明溪，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红34师是即由地方武装整编而成的一支红军主力部队，全师6000余人，几乎清一色闽西子弟，其中仅永定县的入伍战士即多达2000人之众。他们绝大多数为客家人，堪称一支骁勇善战的“客家军团”。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34年10月18日，红34师悲壮地挥别故乡，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这支英雄部队曾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屡建奇功，长征路上更担负着最为凶险的殿后作战任务。金戈铁马，步步惊心，突破国民党军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在掩护主力红军强渡湘江的惨烈战斗中，红34师孤军奋战恶斗、全军覆没，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气吞山河的壮烈篇章。

1934年12月1日，湘江战役生死攸关的一天。胜，则红军血脉尚存；败，则革命火种将熄灭在湘江。空前残酷的战斗持续至黄昏，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滔滔江水，中央机关纵队和红军主力大部队渡过湘江西行而去。经此一役，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在这场殊死搏斗中，红34师则永远长眠在湘江东岸了……

岁月悠悠，这段史实鲜为人知，更让人不忍卒读。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和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等单位联袂拍摄了30集电视连续剧《绝命后卫师》，即将由中央电视台隆重播出；编剧钱林森自己改编的同名长篇小说《绝命后卫师》，也由红旗出版社同步出版。作为闽西人，我既欣慰莫名又感慨万千：这正是对闽西先烈在天之灵最为虔诚的祭奠啊！

显然，这是一部充盈着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气概的作品，在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与人物塑造，展现了众多有勇、有谋、有情怀的红军将士群像。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大格局、小人物、好故事。不着重描摹敌我双方的领袖风采，而是低“切入点”，直接着墨于红军基层指挥员和普通士兵，——他们多是接地气的农民子弟。在真实的烈士名册上，诸如丘老丸子、赖老石头等，一看就知道是一群贫苦出身的苏区老乡，可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为保卫苏维埃毅然“投红”，全师6000多人，很多战士同为夫妻、兄弟、父子、爷孙……他们把家一扔就上路了。

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逃跑，没有一个人投降，在执行后卫作战任务中全部阵亡，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这些人能坚定不移地跟随红军的脚步，凭借的是闽西子弟硬脖子的劲头和坚持到底不当逃兵的朴素信念。全书通过大量生动形象的语言、细节描写，令人信服地表现了烈士们是如何以不屈的身躯托起信仰和忠诚的丰碑的。

师长陈树湘无疑是红军的典型代表，他投身革命于社会动荡、风雨如磐的年代，为理想、信念不惜奉献一切直至生命，视死如归，甘愿为红色苏维埃政权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战斗惨绝人寰，士兵们一个个倒下了，最后时刻，师长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少年红军；父亲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子；丈夫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妻子……他们都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就像为了保卫党中央、中央红军，红34师毅

然决然把死亡留给了自己。

红 34 师打的是一场“绝地反击”战。当接到“中央纵队过了湘江”的电报时，仍被拦截在湘江东岸、深陷于国民党军及反动民团重重包围之中的指战员们竟一片欢呼，庆祝胜利。明知过江已无望、面临死亡之绝境，却充满对革命最终胜利的无限憧憬——这些牵动着亲情又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细节、场景，这种独辟蹊径的艺术表达形式，不正是这部小说（和电视剧）具有如此巨大的情感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的原因么？！

男儿有泪不轻弹。掩卷细思，心中的泪水当为陈树湘、苏达清、程翠林们而流。当我想象着陈树湘被民团团团围住的时候，耳畔禁不住响起他略带闽西客家长沙口音缓缓吟诵的诗句：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长征精神永垂不朽！

张胜友

2016 年 9 月 10 日于北京

（张胜友，福建永定人，著名作家，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主要代表作品：《十年潮》《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风帆起珠江》《闽商》《百年潮·中国梦》《闽西：红色记忆》等。荣获文学大奖 20 多次，多篇作品入选大学、中学语文教科书。）

目 录

第一章	血海突围	001
第二章	绝命情报	015
第三章	临危受命	025
第四章	情系千里	035
第五章	千里寻亲	043
第六章	狂风乍起	049
第七章	踏上征途	071
第八章	突破信丰河	091

第九章	继续西进	133
第十章	血肉屏障	153
第十一章	喋血宁远	181
第十二章	出奇制胜	241
第十三章	勇者必胜	277
第十四章	绝命后卫	311
第十五章	红色火种	347
尾 声	余音不绝	355
后 记		358

第一章

血海突围



刚接到撤离命令的时候，红5军团34师101团团长陈树湘心里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很快就像鼓起的气球，被针刺了一下嘭的一声后只剩片片皮囊飘落在尘埃中了。

刺破气球的针是撤离前部队集结时团参谋的点名声。

参谋的喉咙嘶哑得像干枯的破竹筒，“第一营营长彭兴贤”，无人应答，参谋就用手上的半截铅笔在这个名字上画上了一道横杠；“副营长胡进海”，依然无人应答，名字上又画上一条横杠；“教导员胡良进”……

铅笔在名册上一次次画线时发出的细微嘶嘶声，在陈树湘的耳中却如同战机轰鸣——那半截铅笔轻轻地一画，就意味着一位战友的生命永远终结。

当参谋又报出一名连长名字的时候，终于有人接了一句话：“咱们营连长以上都牺牲了，还有几十名重伤员被救护队抬走了，全营还能站在这儿的就剩我们这几个了。”

顿时，人群窒息般地静默着，阵地就像罩上了一块巨大的乌云。

参谋率先醒过神来，用被鱼刺卡住似的嗓音继续点名。

陈树湘没听完点名，就独自悄悄回到了指挥所，从被炮弹炸松的泥土下扒出一个文件包，取出一张红纸，细细地一层层地折叠着。

团政委蔡中和刚点完名的参谋进来时，陈树湘正像剪纸艺人般在专心致

志地撕着刚叠好的红纸。

“伤的先不说，直接告诉我阵亡人数。”陈树湘依然背着身。

“全团已确定的阵亡人数是 585 名。”

“什么叫已确定，还有未确定的？”

“还有两个人的遗体没找到，无法确定他们是牺牲了还是逃跑了，按《红军条例》只能填报脱离战场……”

“那两个叫什么？”陈树湘打断了参谋的报告。

“一老一少都姓丘，老的叫丘老丸子……”

这个奇怪的名字刚一说出，陈树湘一直撕着纸的双手骤然停顿了：“丘老丸子去年带着 15 岁的亲侄儿小丸子一起投奔红军，大小恶战十几仗，有一次负伤，血都快流干了也没离开阵地。红军队伍中的确有人当了逃兵，但丘老丸子一定不会！决不会！”说话声音很轻，却语气坚定。

参谋的喉咙卡得更紧了：“也不完全是猜测，有人反映，丘老丸子最近在私底下多次说咱们团早晚得全打光了，他怕丘家绝后，很后悔带侄儿来参加红军，所以……”

“这能证明什么？”陈树湘有点愤怒地打断了参谋的推论，“就凭他说过这句话，你就推断他们叔侄当了逃兵？如果这样上报，说轻了是不负责任，说重了是侮辱了所有红军英烈们的尊严！现在没有什么事比让 587 位英烈入土为安更重要。”

血战三个多月，击退白军两个半主力师的一次次强攻，硬是没有丢失一寸阵地，但团里的 587 名指战员将永远留在这块阵地上。对陈树湘最知根知底的政委蔡中非常能够理解团长此时的心境，他边转身边说：“我马上带人去挖墓穴。”

在为英雄战友举行的葬礼上，陈树湘面对里面躺着数百具战友遗体的大坑，眼圈蓦地红了起来，他一层层展开手上撕了半天的红纸，用地道的家乡方言——长沙话吟起了 14 岁时毛泽东教他的一首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红纸层层展开后，形状是一颗像血一样红的五角星。

小丸子是在下葬仪式进行时突然出现的。

当时，远处突然出现一支能反光的铜制军号，远到几乎分辨不出是树桩子挂着军号还是活人拿着军号，马上有战士说那是小丸子，因为小丸子是团里的司号员。结果，远处正是人们吃不准是被他叔叔带走当了逃兵还是阵亡了找不到遗体的小丸子。

陈树湘第一个奔了过去，一把将这个才 15 岁的少年战士搂进怀里，说：“小丸子，你好好的真让我高兴。”

小丸子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团长，我叔叔死了……”

蔡政委问小丸子：“我们一直没找到你们叔侄，丘老丸子同志现在在哪儿？”

小丸子指着手上的一只竹水杯，说：“这是我叔的，我看到了它就在附近刨，刨了半天才发现我叔叔被埋在很深的弹坑里了，又刨了一夜还是刨不出，就把叔叔留在那儿了。”

陈树湘对蔡政委说：“咱不能让丘老丸子同志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儿。小丸子，咱们一起去把你叔叔接回来和全团兄弟们在一起。”

小丸子点了点头，就在前面带着路，边走边哭：“叔叔，团长、政委都来接你了。”

跟在身后的几个指战员听着 15 岁少年的话都有想哭一场的感觉……

大概走了十几分钟，小丸子才把大伙带到那个一眼望去全是弹坑的角落，指着一个小土堆泪眼汪汪地说：“我把叔叔埋在这儿了。”

陈树湘和战士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埋得很深的丘老丸子的遗体刨了出来。

陈树湘说了声：“丸子大哥，咱归队！”说着他亲手将丘老丸子的遗体抱出弹坑，放在战士们找来的一块破门板上，一起抬回大墓穴。闽西籍的战士们都按着客家人的习俗，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从家乡带来的泥土撒在遗体上，然后才挥锹掩埋。

等大坑被土填满后，陈树湘亲手将那个血红的红五星放在埋着几百名阵亡官兵的土堆上，转过身来，突然叫了一声：“小丸子！”

小丸子本能地一个立正：“到！”

“吹号，为烈士送行！”

“是！”小丸子举起军号时眼泪汪汪，怎么也吹不成调。

战士们都在雨中一动不动地凝立着。

小丸子终于一把擦去眼泪，吹起军号。但不知道为什么，小丸子此时吹出的竟然是冲锋号。谁都知道小丸子吹错了调，但没有人提醒他。听着激越的冲锋号声，经历三个多月大战、伤亡过半的101团指战员们，不但没感到别扭，反而瞬间从悲戚中振作起来，一个个热血沸腾。从此，在葬礼上吹冲锋号就成了这支闽西部队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2

在撤离路上，蔡中政委抛出一串憋了很久的话：“三个多月，中途咱提出过用运动战的战术辗转到龙口去踢敌人的屁股，既减少伤亡又能争得主动，那是咱当年从井冈山下来后屡试不爽的战法啊，却未被上级采纳，虽然侥幸守住了阵地，可一个团打得也只剩下不到一个营了，咱左右翼的100团和102团情况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真看不明白这种明明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砸的打法到底是什么战术？”

“这是洋人唱洋戏的战法！”陈树湘脱口而出。

蔡中从陈树湘的语气中听出其实陈树湘和他一样也是心里有牢骚的。陈树湘指的洋人就是大权独揽的中央红军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

蔡中说：“你这‘洋人唱洋戏’的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时，右翼阵地上也撤下来一支红军部队，前头的战士正在焦急地呼喊：“政委，苏团长快不行了。”

陈树湘正想对蔡政委宣泄一下心中的块垒，可右翼部队传来的呼喊声让他扭头奔上前去——他一听苏团长，就知道是自己的好兄弟、102团团长苏达清伤重了。

担架抬着昏迷不醒的苏达清，102团团政委程翠林紧随在担架边一声声叫着：“达清，达清，我们这就把你送到红军战地医院去，你再坚持一会，挺住，你一定要挺住……”前面突然站着几个人。

“苏团长伤得怎么样？”陈树湘急问。

“已经昏迷两天两夜了。”程翠林说。

“那为什么现在才下来？”陈树湘的这声几乎是吼出来的质问是失态的。

“整个团被两个师的敌人包了饺子，可没有上级命令咱不能撤，上午等到撤退命令后，好不容易才突围出来这几百号人。”

“对不起，程政委。”陈树湘为刚才那失态一吼道歉。

“没什么。咱都是多年并肩作战的生死兄弟，我理解你为达清着急的心情。”

陈树湘走到担架边，拉起苏达清的一只手：“达清老弟，咱们在井冈山上就约好的，你要是抛下老哥先走，那就太不仗义了。”

苏达清居然睁开了眼睛。

陈树湘惊喜地说：“呵呵，看看，我陈树湘面子够大的。”

苏达清脸上露出笑容，一口闽西腔弱弱地说：“短命的……”“短命的”在闽西客家人嘴里叫出来有两种含意：一种是对仇人，这三个字一出口紧接着可能就是出手了；另一种是朋友，对朋友叫一声“短命的”表明二人关系非同一般。陈、苏二人当年跟着朱、毛上井冈山并肩作战，结下了生死之交，这“短命的”三个字代称的就是生死兄弟。

“谁不仗义了？！”苏达清命悬一线还对陈树湘这么较真，可见二人的关系有多亲密了。

陈树湘听了苏达清的这句话知道这“短命的”死不了了，就哈哈大笑着说：“属猫的，第九条命又捡回来了！”

苏达清负过八次重伤在闽西3团中是尽人皆知的，一次次起死回生后，他就说自己是属猫的，有九条命。陈树湘是个无神论者，但乍见血淋淋的苏达清像死人一样躺在担架上时，脑子里还真出现过一种宿命的闪念，心想这属猫的第九条命怕是没了。不想苏达清忽然醒了过来，还能较着劲地指出他的不是，这不就是第九条命又捡回来了吗？

程翠林见苏团长终于醒过来了，更是激动得眼眶一下红了起来，他上前